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8日

星期三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编辑：
孔陈明昕

【在人间】

住在养老院的年轻人

□雪樱

几场秋雨过后，落花涂深了眼影，树叶编织出斑斓，有种孩童时的香。每年只要树叶全部掉完，就会连刮好几天的大风。大自然就像毫无章法的书法家，挥毫落笔之间，天地换了人间。然而，总有一些人没有来这绚烂而静美的季节，我想说的就是小满，一个住在养老院的年轻人。

小满才二十岁冒头，五官俊美，性格开朗，属于完全性脊椎损伤，需要人24小时照顾。在轮友论坛上，似乎没有人记得她是怎么受伤的，也没有人问过她的父母怎么不在身边。一个人有难言之隐的时候，对其最大的尊重莫过于闭嘴。最初，她住进养老院，不用再担心喝水或上厕所摔倒没人管，不用担心如果起了褥疮谁来给自己换药，最关键的是不用为日常起居犯愁，每天都有护理员悉心照顾，就像进了“保险箱”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养老院里沉闷的气氛令她喘不过气来，一句句来自白发群体的关心问候，仿佛坚硬冰冷的箭簇，不偏不倚射中她的心灵，要多痛有多痛。养老院是人生的最后一站，护理员张口闭口“老人”，有时候也误喊了她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暗自垂泪。

互联网时代，信息管道四通八达，一个社交平台就是一个情感树洞。很快小满恋爱了，男友同情她的遭遇，几次通话使得感情迅速升温，“我要逃离养老院！我想有个家！”就这样，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搬出养老院，有了一个让身边人都看好的归宿。本以为此后的生活会按部就班，可琐碎的照料就像鞭子抽打，磨去了你侬我侬的甜蜜，磨尖了人性复杂的爪牙。三个月后，这场爱情现了原形，男友以“父母不同意”为由迅速撤离，不见踪影，剩下欲哭无泪的小满。她还能有怎样的选择？重新回到了养老院，狼狈、羞辱、剧痛，仿佛听到心在滴血。最要命的是，闲言碎语也飘进了她的耳朵，“一个健全人怎能留得住？早晚得跑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”“她不被骗一次，根本长不大。”回来后，她变得敏感易怒，觉得护理员的眼神里写满嘲笑，就连每次送饭也待答不理，好像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面对暮气沉沉的老人，小满被孤独的深海淹没。还好有手机可以解闷，每当传来那些比自己大六七旬的老人的呻吟声或叫喊声，抑或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四处咣咣的敲门声，她就抱着手机玩儿，甚至把脸贴到屏幕上，找人聊天。后来，她玩起了直播，伴随着粉丝和打赏增多，给了她坚定的信心。一次直播，小满偶然认识了比自己大10岁的大海，大海也是坐轮椅，一场车祸导致胸椎损伤，自己重新创业卖医疗器材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对小满一见钟情，两人情投意合，而且大海特别体贴入微，给小满买暖手袋，定制新的轮椅。“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！”小满喜极而泣，含着泪说。离开养老院的那天，她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一袭红裙，很多老人直说，“从来没发现她这么漂亮，是个小公主。”

幸福来敲门从来不打招呼，就像厄运降临从来不会提前告知。小满嫁给了大海，婚后的生

充满小确幸，公婆视她如亲闺女，没有半点嫌弃。她经常用手指掐自己胳膊，留下一道道红印子，她说觉得眼前这一切就像做梦，被恩典笼罩。生完孩子后，她重新经营直播，不仅帮大海带货，还接了很多零活儿，两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，拼命赚钱，让日子越过越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满突然感染住进了医院，经过两天两夜抢救，最终没能挽回她的生命，她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有人说她这是解脱，不再受罪，有人说她走得没痛苦，以另一种方式重获新生，还有人认为她的离世与过度劳累有关，如果住在养老院，生命或许能多存续几年。生死面前，任何“如果”都不过是虚妄——如花的青春随风而逝，唯有一声重重叹息。

卢梭曾反思道：“当不幸的人们不知该将伤害归咎何人时，他们就把它归到命运的头上，将命运拟人化，给命运添上双眼和思想，这样就好像是命运瞄准了他们似的。”小满有过抱怨，但她爱过、痛过、努力过，没有遗憾可言，也算是圆满人生了。然而，在孤独面前，我们殊途同归——养老院里行将就木的老年人，与她同样孤独；红尘俗世打拼的你我，也有同等的孤独。这让我想起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·奥康纳，她与母亲住在乡下农场，与禽鸟为伴、以写作为生，39岁时死于红斑狼疮。农场好比没有围墙的养老院，见证她最后的孤独与守望。一个与命运誓死抗争的女子，在小说中却处处充满邪恶，令我很是不解。以《善良的乡下人》为例，女主人公胡尔加与母亲住在乡下农场，32岁的她拥有哲学硕士学位，因童年意外，安有一条木制假腿。一天，有个小伙子上门推销圣经，自称是善良的乡下人，看上去像老实木本分的基督徒。也许是欲望驱使，更多是排遣寂寞，在胡尔加的勾引下，两人频繁约会，却在山坡上两人亲吻时被他抢走那条木制假腿。他冷笑道“我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”。胡尔加恼羞成怒，“你和他们一样，说一套做一套！”小说虽然充满讽刺，却隐约可见奥康纳的自传成分。据说曾有个叫埃里克的丹麦男子路过奥康纳住的农场，两人有过一次尴尬的亲吻，丹麦男子回国后再无音讯，即便她给他写了很多书信。

后来，奥康纳在《生存的习惯》中袒露心声：“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。”原来她正是以人性之恶证明恩典所在，这与她的真实经历不无关联，患病、独身，晚年拄拐，在乡下农场孤独终老，势必会遭遇诸多不幸。但是，奥康纳之所以令后人迷恋或纪念，莫过于她活得通透，活得绚烂，恍若深秋的遍地红叶，燃烧过后留下灰烬的光辉，也是永恒。

我们经常引用泰戈尔的诗句，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其实，摇曳坠地的落叶，蕴藉向死而生的勇气，定格转瞬即逝的美丽，让我们看到“生”与“死”同等的地位和意义。无论是小满的突然凋零，还是奥康纳的孤独终老，都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这或许就是命运使然，一首秋天的挽歌总是动人心肠。



【浮世绘】

鱼船长

□孙葆元

有姓鱼的吗？有，但是此鱼与彼鱼没有关系。此鱼是我的青岛朋友于老头，一位海军舰长，退役后成了中国远洋公司船长，再退休，就成了大海边的一个闲人。一辈子在波涛里混，不是鱼是什么？

当于家大小姐把一幅字用快递发给我那个好讲老爷子故事的女儿，说“这是我爸送给济南孙叔的”，我和鱼老头还不熟。打开一看，是墨写的条幅，上书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你看，鱼自己就蹦出来了。条幅很寻常，是街头书法家常用的套路，行笔纯熟，字体间架中规中矩，还夹带一点花哨，有如乐谱上的装饰音，在韵律上拐一个弯。于大小姐曾把她爸的墨宝拍下来，在微信圈里展示，没有夸耀的意思，只是说她爸退休以后只干三件事：遛狗，洗海澡，再就是在五四广场写水字。我说，字写得不错。老哥在青岛那边听到了，没吭气，写了这个条幅送给我。

女儿说，你也写一幅送给他。我说，这不是礼尚往来，收下就是。再说，书法这件事是吃功夫的，犹如戏剧家吊嗓子，一日不练，就能听出生疏，我已经多年不摸笔墨，岂敢卖弄？就这样，和鱼老爷子认识了。

鱼老爷子吃过早饭，起锚一样提起装海水的小水桶，拿起自制的海笔，小狗诺诺早在门口摇着尾巴，急不可耐地等候了。什么是海笔？不是蘸了海水的笔，而是那支笔很大，用棕毛绑在棍子上，不识货的以为是一柄扫帚，其实扫地也行。鱼老爷子写水字如同打太极拳，不紧不慢，写几个字就停一停，四处打量一番再写。诺诺渐渐看出了主人的心思，每逢此时就跟着笔头转，笔横走，它也横走；笔写个方框，它就跟着转圈；老鱼把笔头蘸了水伺机戳它一脸，它却灵巧地躲开；老鱼再写，它又凑过来了。添乱！有人看到一位老人和狗逗乐子，先是站在远处观看，一边看一边笑，脚步就被淘气的诺诺吸引过来，走近了才发现地上还有一片湿淋淋的水字，字迹磅礴，小狗在字缝间跑，绝不踩那些字。观者就惊叹：老爷子字写得真好！这才是鱼老爷子演出的效果。于家大小姐把她爸那点心思看透了，发微信给我家女儿说，我爸爸整天去写字，写什么字？他就是出去显摆去了，愿意听人家夸奖他，诺诺也帮着作秀！说着，又把她爸的墨宝发过来。我家女儿嘻嘻哈哈把故事讲给我听，我说，这个于小姐和诺诺差不多，也帮她爸作秀呢！

诺诺是一条来自北京的狗，原来的主人是于家二小姐。二小姐是影视演员，片约不断，把诺诺养成了野狗。这哪成？趁着春节回青岛探亲，她开着车把诺诺也带过来了，诺诺从此不再是京巴，成了海狗子。那一年，一家人算是在青岛聚齐了，加上诺诺一共七口。鱼老爷子的二女婿也是演员，奶油级的男人，也不知在哪部电视剧里和他闺女假戏真做，做了于家的女婿。老鱼极看不上这位女婿。于大小姐听了，赶紧堵她爸的嘴：让他听见了，多不好！老鱼把眼一瞪，说：有什么不好？看看我那些兵，导弹兵、

轮机兵、旗语兵，哪个不像蛟龙似的，他到了海里站都站不稳！鱼老爷子只有两个女儿，他一辈子在海上漂，领着一群小子闯天下，哪些是好小子他心里有数。奶油女婿大概也看出老泰山眼神不对，住了两天，扯了个谎，拉着老婆孩子回了北京，把这个诺诺留给了他。

这笔账鱼老爷子没算对，他以为二女婿在北京，他在青岛，从此眼不见心不烦，谁想老伴查出身患癌症，要到北京治疗。这个仗怎么打，是出击呢，还是打阵地战？鱼老爷子憋了好几天也没憋出招来。大女儿问他：爸，你倒是去还是不去？没等他回答，北京那边二女儿的电话过来了，说：爸，你来吧，女婿不在家。咦，她怎么知道的？鱼老头问大女儿。于大小姐说，我怎么知道哪堵墙裂了缝？鱼老爷子了解那些龙小子，却不了解自家的凤闺女，两姐妹通着气呢！

就这样，于大小姐开车载着父母连同诺诺一同来到北京。对诺诺来说，这叫重返故里，一进家门一溜烟儿不见了。吃饭的时候怎么找也找不到它，还是于二小姐有数，到原来的狗窝处一看，它在自己的老窝里趴着呢。

鱼老爷子爱喝茶。爱喝茶的老头有的是，有什么稀罕？这么说，你就不了解他了。他是船长，天天漂泊在大洋里，一年四季，三季在外，难免思乡。思乡了怎么办？他的办法是冲一杯茶。茶是家乡的味道，一杯茶水落肚，是对情思的慰藉。那年夏天，轮船航行在荒海上，他突然就想起青岛，绿树红楼，乡情难抑。一位船长，不能以自己的情绪动摇军心，就摸茶叶盒子，打开一看，盒子里空空如也。船上没谁敢动他的东西，他就喊大副。大副匆匆跑进来，他劈头就问：我的茶叶呢？大副愣了一会儿，反问道：哪是茶叶呀？都长毛了，让我给倒到大海里了！老鱼气得差点没骂了娘：那是碧螺春，最有中国味的茶叶，毛越密越珍贵，你这个棒槌！今年春天，于大小姐邀着我女儿共游苏州，在苏州东山农家遇到刚采摘的碧螺春，茶农开口就要两千块钱一斤。我女儿知道这是地道货，两个疯丫头舍了买脂粉的钱，一人买了一斤，都孝敬她们老爸了。

鱼老爷子在广场上写完字，如果是夏天，他就下海，从海边游到防鲨网再游回来，要不怎么叫他“鱼”呢？他离不开海。生在潍坊，从青岛当兵入海，走过五大洲四大洋，竟没到过济南。我问他，你是山东人吗，连省会都没来过？他终于顿悟过来，也不挑时候，在一个冬天突然跑到趵突泉。他也没打听一下天气预报，来的那天正赶上寒流，给冻回去了，回信说：你住的济南好冷！我说：这冷比青岛差远了。你来怎么没说一声，我领你到泉城广场写水字呀，你试试用泉水写字和用海水写字有什么不同？

不幸的是，常年泡在海里损坏了鱼老爷子的腿关节，不能走路了。医生给他安了一副人造关节，他又能站起来嘚瑟了。这时我给他送去一幅字：“鱼与鸟不可兼得”。女儿看后说，不对呀，庄子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说，怎么不对？你问你鱼伯伯去。